

萬有文庫

第一集一千種

王雲五主編

一 人種觀

馮友蘭著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王雲五主編  
萬有文庫

第一集一千種

一 種 人 生 觀

版權有所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十八年十月初版  
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七月再版

著 者

馮

友

蘭

發行  
者兼

上海河南路  
商務印書館

發 行 所

上海及各埠  
商務印書館

# 一種人生觀

## 目錄

|     |       |    |
|-----|-------|----|
| 第一章 | 引言    | 一  |
| 第二章 | 人生之真相 | 三  |
| 第三章 | 人生之目的 | 五  |
| 第四章 | 活動與欲  | 九  |
| 第五章 | 中和與通  | 一二 |
| 第六章 | 性善與性惡 | 一四 |
| 第七章 | 理智之地位 | 一六 |
| 第八章 | 詩與宗教  | 二一 |

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第九章  | 內有的好與手段的好·····            | 二四 |
| 第十章  | 『無所爲而爲』與『有所爲而爲』·····      | 二六 |
| 第十一章 | 人死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| 二九 |
| 第十二章 | 餘論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| 三一 |
| 附錄   | 人生哲學之比較研究（一名天人損益論）序言····· | 三三 |

# 一種人生觀

## 第一章 引言

民國十二年，中國思想界中一件大事，自然要算所謂「人生觀之論戰」了。「丁在君先生的發難，唐璧黃先生等的響應，六個月的時間，二十五萬字的煌煌大文，」（科學與人生觀胡序一六頁）構成了這「論戰」。而且「這一戰不比那一戰，」這「論」裏所包的問題，據唐璧黃先生調查，共有一十三個之多。（見科學與人生觀中唐鉞玄學與科學論爭所給的暗示四至六頁。）因為所包的問題多，所以這個「論戰」格外熱鬧；但是因為太熱鬧了，所以「使讀者」如墮五里霧中，不知道論點所在。（同上六頁。）胡適之先生說：「這一次為科學作戰的人——除了吳稚暉先生，——都有一個共同的錯誤，就是不會具體地說明科學的人生觀是什麼，卻抽象地力爭科學可

以解決人生觀的問題。』(科學與人生觀胡序一〇頁)不但此也，那一方面人也沒有具體地說明非科學的人生觀是什麼，也卻只抽象地力爭科學不可以解決人生觀的問題。張君勸先生說：『同爲人生，因彼此觀察點不同，而意見各異。』(科學與人生觀中張君勸人生觀一頁)他隨後舉了二十四種不同的意見，以爲說明；但卻沒有具體地說明他『自身良心之所命』的『直覺的』人生觀是與何種相似。所以這次『論戰』雖然波及的問題很多，而實際上沒有解決一個問題。我這篇文是打算具體地說出『一個人人生觀』。至於這『一個人人生觀』與這些解決人生問題之方法，是『科學的』或是『直覺的』，還請讀者批評。

## 第二章 人生之真相

人生之真相是什麼？我個人遇見許多人向我問這個問題。這個『像煞有介事』的大問題，我以爲是不成問題。凡我們見一事物而問其真相，必因我們是局外人，不知其中的內幕。報館訪員，常打聽政局之真相，一般公衆，也常欲知政局之真相。這是當然的，因爲他們非政局之當局者。至於實際上的總統總理，卻不然了。政局之真相，就是他們的舉措設施；他們從來卽知之甚悉，更不必打聽，也更無從打聽。這是一個極明顯的比喻。說到人生，亦復如是。人生之當局者，卽是我們人。人生卽是我們人之舉措設施。『喫飯』是人生；『生小孩』是人生；『招呼朋友』也是人生。藝術家『清風明月的嗜好』是人生；製造家『神工鬼斧的創作』是人生；宗教家『覆天載地的仁愛』也是人生。（這幾個名詞，見吳稚暉先生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及人生觀。）問人生是人生，講人生還是人生，這卽是人生之真相。除此之外，更不必找人生之真相，也更無從找人生之真相。若於此具體的

生之外，必要再找一個人生真相，那真是宋儒所說『騎驢覓驢』了。我說：『人生之真相，卽是具體的人生。』

## 第三章 人生之目的

不過如一般人一定不滿意於這個答案。他們必說：「姑假定人生之真相，即是具體的人生，但我們還要知道爲什麼有這個人生。」實際上一般人問：「人生之真相，果何如乎？」之時，他們心裏所欲知者，實即是「爲什麼有這個人生？」他們非是不知人生之真相，他們是要解釋人生之真相。哲學上之大問題，並不是人生之真相之「如何」——是什麼，而乃是人生之真相之「爲何」——爲什麼。

不過這個「爲」字又有兩種意思：一是「因爲」，二是「所爲」，前者指原因，後者指目的。若問：「因爲什麼有這個人生？」對於這個問題，我們也只能說：「人是自然界之一物，人生是自然界之一事。」若要說明其所以，非先把自然界之全體說明不可。現在我們的知識，既然不夠這種程度，我這篇小文，尤其沒有那個篇幅。所以這個問題，只可存而不論。現在一般人所急欲知者，也並不是此問題，而

乃是人生之所爲——人生之目的。很有許多人以爲：我們若找不出人生之目的，人生即沒有價值，就不值得生。我現在的意思以爲：人生雖是人之舉措設施——人爲——所構成的，而人生之全體，卻是天然界之一件事物。猶之演戲，雖其中所演者都是假的，而演戲之全體，卻是真的——真是人生之一件事。人生之全體，既是天然界之一件事物，我們即不能說他有什麼目的；猶之乎我們不能說山有什麼目的，雨有什麼目的一樣。目的和手段，乃是我們人爲的世界之用語，不能用之於天然的世界——另一個世界。天然的世界以及其中的事物，我們只能說他是什麼，不能說他爲——所爲——什麼。有許多持目的論的哲學家，說天然事物都有目的。亞里斯多德說：「天地生草，乃爲畜牲預備食物；生畜性，乃爲人預備食物或器具。」（見所著政治學）不過我們於此，實在有點懷疑。有人嘲笑目的論的哲學家說：「如果什麼事都有目的，人所以生鼻，豈不也可以說是爲架眼鏡麼？」目的論的說法，我覺得還有待於證明。

況且即令我們採用目的論的說法，我們也不能得他的幫助。即令我們隨着斐希特（Fichte）說「自我實現」，隨着柏格森（Bergson）說「創化」，但我們究竟還不知那「大意志」爲——

所爲——什麼要實現，要創化。我們要一定再往下問，也只可說：「實現之目的，就是實現；創化之目的，就是創化。」那麼，我們何必多繞那個灣呢？我們簡直說人生之目的就是生，不就完了麼？惟其人生之目的就是生，所以平常能遂其生的人，都不問爲——所爲——什麼要生。莊子說：「夔謂蚊曰：『吾以一足踰蹕而行，予無如矣。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？』」蚊曰：「不然，子不見夫唾者乎？噴則大者如珠，小者如霧，雜而下者，不可勝數也。今予動吾天機，而不知其所以然。」蚊謂蛇曰：「吾以萬足行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？」蛇曰：「夫天機之所動，何可易耶？吾安用足哉？」（秋水。）「動吾天機，而不知其所以然，」正是一般人之生活方法。他們不問人生之目的，是什麼，而自然而然的去生；其所以如此者，正因他們的生之目的已達故耳。若於生之外，另要再找一個人生之目的，那就是莊子所說：「泉涸，魚相與處於陸，相呴以溼，相濡以沫，不若相忘於江湖。」（天運。）

不過若有人一定覺得若找不出人生之所爲，人生就是空虛，就是無意義，就不值得生，我以爲單從理論上不能說他不對。佛教之無生的人生方法，單從理論上，我們也不能證明他是錯誤。若有些對於人生有所失望的人，如情場失意的癡情人之類，遁入空門，藉以作個人生之下場地步；或嘯

清高孤潔之士，真以人生爲虛妄污穢，而在佛教中另尋安身立命之處；我對於他們，也只有表示同情與敬意。即使將來世界之人，果如梁漱溟先生所逆料，皆要皈依印度化，我以爲我們也不能說他們不對。不過依我現在的意見，這種無生的人生方法，不是多數人之所能行。所以世上儘有許多人終日說人生無意義，而終是照舊去生。有許多學佛的和尚居士，都是『無酒學佛，有酒學仙。』印度化發源地之印度，仍是人口衆多，至今不絕。所以我以爲這種無生的人生方法，未嘗不是人生方法之一種，但一般多數人自是不能行，也就無可如何了。

## 第四章 活動與欲

人生之目的是「生」，「生」之要素是活動。有活動即是生，活動停止即是死。不過此所謂活動，乃依其最廣之義；人身體的活動，如穿衣走路等，心裏的活動，如思想想像等，皆包括在內。

活動之原動力是欲。此所謂欲，包括現在心理學中所謂衝動及欲望。凡人皆有一種「不學而能」的，原始的活動，或活動之傾向，即是所謂本能或衝動。衝動是無意識的，雖求實現，而不知所實現者是什麼；雖係一種要求，而不知所要求者是什麼。若衝動而含知識分子，不但要求，而且對於所要求者，有相當之知識，則即是所謂欲望。衝動與欲望，雖有不同，而實屬一類。中國之欲字，似可包括二者，比西洋所謂欲望，範圍較大。今此所謂欲，正依其最廣之義。人皆有欲，皆求滿足其欲。種種活動，皆由此起。

近來頗有人說：情感是吾人活動之原動力。如梁任公先生說：「須知理性是一件事，情感又是

一件事。理性只能叫人知道某件事該做某件事該怎樣做法，卻不能叫人去做事；能叫人去做事的，只有情感。我們既承認世界事要人去，就不能不對於情感這樣東西十分尊重。既已尊重情感麼？老實不客氣，情感結晶，便是宗教化。一個人做按部就班的事，或是一件事已經做下去的時候，其間固然容得許多理性作用。若是發心着手做一件頂天立地的大事業，那時候，情感便是威德巍巍的一位皇帝，理性完全立在臣僕的地位。情感燒到白熱度，事業纔會做出來。那時候若用邏輯方法，多歸納幾下，多演繹幾下，那麼，只好不做罷了。人類所以進化，就只靠這種白熱度情感發生出來的事業。這種白熱度情感，吾無以名之，名之曰宗教。」（學術講演集第一輯第七五頁。）

關於理性及宗教，下節另有討論。今姑先問：『能叫人去做事的，果是情感麼？只有情感麼？』依現在心理學所說：『情感乃是本能發動時所附帶之心理情形。』『我們最好視情感為心理活動所附帶之「調」(tone)，而非一心理歷程 (mental process)。』『自根本上言之，人之心，與動物之心，終是一複雜之機器，以發動及施行動作——以作事。凡諸活動，皆依此看，方可了解。』（唐斯累新心理學 (A. G. Tansley: The New Psychology) 第一版六二三頁。〕情感與活動固有連帶之關係，然

情感之強弱，乃活動力之強弱之指數 (Index) (同上六三頁)，而非其原因。若以指數爲原因，則豈不卽如以寒暑表之升降爲氣候熱冷之原因麼？

（此處以下文字極其模糊，難以辨識，僅能辨認出「人」等字樣）

## 第五章 中和與通

假使人之欲皆能滿足而不自相衝突，此人之欲與彼人之欲，也皆能滿足而不相衝突，則美滿人生，當下即是；更無所謂人生問題，可以發生。但是實際上欲是互相衝突的。不但此人之欲與彼人之欲，常互相衝突，即一人自己之欲，亦常互相衝突。所以如要個人人格，不致分裂，社會統一，能以維持，則必須於互相衝突的欲之內，求一個『和』。和之目的，就是要叫可能的最多數之欲，皆得滿足。所謂道德及政治上社會上所有的種種制度，皆是求和之方法。他們這些特殊的方法，雖未必對，而求和之方法，總是不可少的。

道德上之所謂『和』，正如知識上之所謂『通』。科學上一個道理，若所能釋之現象愈多，則愈真；社會上政治上，一種制度，若所能滿足之欲愈多，則愈好。譬如現在我們皆承認地是圓而否認地是方的。所以者何？正因有許多地圓說所能解釋之現象，地方說不能解釋；而地方說所能解釋之

現象，地圓說無不能解釋者。地圓說較真，正因其所得之「通」較大。又譬如現在我們皆以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，比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爲較優。所以者何？正因有許多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所能滿足之欲，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不能滿足；而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所能滿足之欲，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皆能滿足（或者有少數的例外）。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較好，正因其所得之「和」較大。依此說，我們可得一具體的標準，以判定一學說或一制度之真偽或好壞。他們的好或真之程度，全視他們所得之和或通之大小而定，亦可說是視他們的普遍性之大小而定。四書說：「天下之達德，『天下之達道』，『天下之通義』，特提出『達』『通』來，可見道德之普遍性之可貴了。」